

LIHUNGCHANG TIME

王鼎杰 著

李鸿章时代

1870

1895

第一部以大战略视野深刻解析1870—1895年大清内政外交的华语著作
积十余年之力，爬梳多国史料，告诉你历史教科书上写不出来的细节真相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013036741

K827
1711

李鸿章 时代 1870—1895

王鼎杰 著



北航

C1644830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K827
171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鸿章时代:1870—1895/王鼎杰著.—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
2013.1

ISBN 978-7-5154-0205-5

I. ①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李鸿章(1823~1901)—人物研究
②现代化—研究—中国—清后期 IV. ①K827=52 ②K252.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6541 号

出版人 周五一
责任编辑 任小平
责任校对 康莹
装帧设计 古手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ddzgcbs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辑部 (010)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
市场部 (010)66572281 或 66572155/56/57/58/59 转
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20×1060 毫米 1/16
印 张 22.75 印张 2 插页 325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6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(010)66572159 转出版部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引子 七十年不遇之洪灾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/ 001

七十年不遇之洪灾 / 001

曾老师的李学生 / 003

李总督的奋起一搏 / 005

李合肥的幸与不幸 / 008

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/ 009

第一章 一万年来谁著史 / 012

蒸汽动力与陆海权兴衰 / 013

蒸汽动力的陆权化 / 015

李斯特的战略规划 / 018

德式教育体系与新工业的发展 / 019

震撼全球的军事革命 / 020

陆权的复兴 / 021

第二章 宿命般的对日外交 / 023

睦邻建交暗藏玄机 / 023

曾老师与李学生的对策 / 026

中日外交马拉松 / 027

东洋磨刀忙 / 029

琉球小国一女二嫁 / 031

离奇的牡丹社事件 / 032

第三章 台湾上空波谲云诡 / 035

急先锋登场 / 035

美国大使加剧中日冲突 / 036

“美国张松”献地图 / 038

洋高参谋划偷袭台湾 / 039

多重使命的使节团 / 042

被曲解的非正式晤谈 / 044

万里激波暂未鸣 / 046

缓急之争与十月政变 / 047

第四章 四十寿诞下的粉饰太平 / 051

风云激变 / 051

覆水终难收 / 052

责难背后的真相 / 054

总署的麻木与李鸿章的觉醒 / 056

自掘坟墓的日本远征军 / 060

外交争锋暗设陷阱 / 062

百年之惑 / 065

第五章 大清国的变与不变 / 069

李中堂呼吁教改 / 069

马嘉理事件 / 072

七万里之行 / 074

伊犁危机 / 080

吞并琉球：日本的第三次落井下石 / 082

第六章 李中堂的改革 / 084

扣住时代的命脉 / 084

电报易建 / 086

铁路难行 / 088

第七章 越南出了个刘永福 / 095

风虎云龙亦偶然 / 095

法兰西染指中南半岛 / 098

失尊严于欧洲，求补偿于海外 / 101

一战纸桥：一千对二十的伏击 / 102

守在四夷，还是引火烧身？ / 106

被误读的铁血 / 110

左右为难中的铤而走险 / 112

第八章 朝鲜问题横起风波 / 114

河内再度失守 / 114

李鸿章离岗 / 115

高丽国公媳斗法 / 117

壬午兵变：日本的第四次落井下石 / 118

转瞬即逝的和平曙光 / 122

李合肥大摆空城计 / 123

差一点，大清国也有了势力范围 / 125

消逝的和平曙光 / 128

第九章 南天惊雷：山西—北宁是怎么失守的 / 130

二战纸桥：两千对四百的再次伏击 / 130

李德谈判，彻底谈崩 / 133

天兵入越 / 137

法方策略 / 139

战场素描 / 142

双方实力对比 / 142

山西是这样失守的 / 143

李鸿章的误算 / 146

闹剧般的北宁之战 / 148

第十章 镜花水月的短暂和平 / 153

战难，和亦难 / 153

两声霹雳 / 155

变起观音桥 / 161

曾巴会谈有始无终 / 163

李鸿章运筹全局 / 165

- 薛高参筹防浙东 / 166
刘爵帅远赴台湾 / 168
福州问题逆向行棋 / 171

第十一章 巴黎抓起石头，却砸了双方的脚 / 173

- 山雨欲来 / 173
基隆之战 / 176
血染马江 / 179
纸上谈兵的“牵敌战越” / 182
越南战场以劳待逸 / 183
错误的“胜算” / 185
“郎甲一船头”之战 / 186
孤拔卷土重来 / 188
“淡水一基隆”之战 / 189

第十二章 镇南关：惊人的尾声 / 196

- 宣光之围 / 196
东南战场：封锁与反封锁 / 197
离奇的东风 / 199
汉城夜宴：日本的第五次落井下石 / 200
天朝介入 / 201
双雄初会 / 203
沉船迷案 / 204
大崩溃 / 206
宣光解围 / 208
山穷水尽 / 210
柳暗花明 / 211
联合省军 / 213
中方部署 / 214
法方部署 / 215
二战镇南关 / 216
连小说家也不敢写的凉山奇迹 / 219

连锁反应到了西线 / 221

闹剧般的终战 / 222

第十三章 十年竞争落差惊人 / 227

中法战争震荡波 / 227

东亚第一舰队成军 / 228

东洋暗礁 / 230

德国军火与德国制度 / 231

走了另一条道路的日本 / 232

全面差距的形成 / 235

外交失机，自陷危局 / 240

主动参加均势牌局的日本 / 242

降旗事件引发的中英冲突 / 243

海军竞赛日本反超 / 245

第十四章 陷入朝鲜漩涡 / 249

朝鲜半岛风云又起 / 249

图穷匕见 / 251

和战之间 / 252

外交博弈再度失分 / 254

武力援朝，自空家底 / 259

丰岛偷袭，不宣而战 / 262

高升被沉，余波不绝 / 266

第十五章 此路不通，因为不许去走 / 268

李鸿章转向持久战 / 268

日军计划 / 270

进退两难 / 272

指挥难题 / 276

最后的寂静 / 279

倭刀出鞘 / 281

日军部署 / 283

- 清军部署 / 283
- 天上掉下了馅饼 / 285
- 起 锚 / 286
- 痛失平壤 / 287
- 意外的海战机会 / 290

第十六章 大败局：从黄海惨胜到旅顺失守 / 292

- 接 触 / 292
- 黄海激战 / 294
- 出乎意料的落幕 / 299
- 胜负之争 / 302
- 国门洞开 / 305
- 鸭绿江失守背后的历史隐喻 / 307
- 失大连 / 311
- 丢旅顺 / 315

第十七章 有人从此到瀛洲 / 321

- 移师山东再占先机 / 321
- 荣成湾：日军登陆 / 323
- 威海卫：龙旗飘落 / 325
- 明争暗斗总无术 / 330
- 价值一亿两的愤青一枪 / 335
- 春帆楼上，城下之盟 / 338

画外余音 陆沉的古国与崛起的新大陆 / 343

- 一个年份，两件大事 / 343
- 新霸主的崛起 / 344
- 联俄迷梦一场空 / 346
- 美国之行 / 348
- 陆沉的新时代 / 351

主要参考文献 / 353

引子

七十年不遇之洪灾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

七十年不遇之洪灾

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十二月十九日，一个大事不断之年的无大事之日。

此时的大清国，真可以说是内忧外患，纷沓而来；积贫积弱，积重难返。王朝刚从一场与法国的教案冲突中脱身，日本又跑来要求建立西式邦交。放眼内望，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征战，太平天国与捻军终于成了历史名词，可代价是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打成一片焦土。而西北、西南的叛乱却仍呈不可收拾之势。举凡内蒙古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新疆、云南、贵州，仍笼罩在前途晦暗的血腥内战之中。列强又趁机作浪。不列颠渗透西藏，法兰西蚕食越南，俄罗斯屯兵中俄边境，虎视眈眈，静待时机，大有鲸吞、蚕食并进之势。

可是，在这春节在望之际，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念念不忘的却是降水（雨雪）量问题。

对于像传统中国那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农业大国，像风调雨顺这样貌似平淡，却又直接影响到王朝长治久安的事情，总是如此的可望而不可即。就在这一天写给友人的私函里，李鸿章先是追忆了这几年来的“水旱频仍”，虽然基层屡有豁免赋税征调的呼声，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是各级官府“摊捐叠加”。结果就是“连岁无麦，民食极艰”，尚可聊以自慰的是，本年“冬内得小雪四次，虽未甚霑足，麦苗似均长旺。若托福庇，稍有春雨接济，定获有秋”。

可惜天不遂人愿。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的春天并没有给李总督的辖区送来期待中的春雨，看着辖区内日渐枯萎的麦苗，李鸿章在写给老师曾国藩的信中，甚至要为后者的辖区能够得到“透雨”而特别表示祝贺了。

到三月中旬，旱情仍未有好转，李鸿章也只有写给恩师的信中继续倾诉苦水：“畿疆春来仅获小雨，麦苗多枯，秋禾未种，殊深焦灼。”但是就在这个三月的后半月，忽然有了转机，出现了连续降雨的天气，虽然降的都是小雨，但“麦

苗虽不甚旺，秋禾差可播种”。到五月初，麦子总算保住了中等收成。

就在李鸿章转而“专盼秋谷告丰”的时候，五、六月间形势忽又骤变，连降暴雨，直隶境内“雨水极大，为嘉庆六年以来所仅见”。在这场七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面前，永定河上游八处决堤，“并将芦沟桥下石堤冲塌”。仅此一项修复工程即估价“约需二十余万”两白银。“天（津）、河（间）、顺（天）三府”同时遇灾，天津四周“数百里一片汪洋”。李鸿章紧急申请截留十万石漕粮赈济灾民，但就算批准也“犹难遍及”。又念及芦沟桥修复工程巨款难筹，不免“仰屋徒嗟，焦灼曷已”。与此同时，安徽到上海一带却又陷入“苦旱”状态，“棉稻歉收”，李鸿章也只有长叹：“岂南北各有一天也！”

到七月下旬，灾情进一步恶化，“津、河各郡竟成泽国”，只有种在高地上的农作物得以保全。可是，从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初四，“连雨六昼夜，高地收成遂又大歉”。

到八月中旬，永定河上的决口增加到了十余处，维修费用估价也提高到了三十余万两。嘉庆六年（1801年）的水灾与之规模相当，当时中央财政尚算充实，当年即拨款一百数十万两赈灾，“次年春夏尚有巨资接济”。而且这些拨款中既有来自国库的公款，又有大量属于内府的皇室私钱，真可以算是家国同构，体恤下民了。

但在连年战乱之后的同治十年，李鸿章既难以得到中央拨款，更难以得到皇室的内币。他能得到的只是十万石漕粮（内江浙漕米八万石，奉天粟米二万石），外加从浙江与江苏采买的四万石赈米（二省各采买两万石）。可是，十万石漕粮只能应急，就算四万石“江浙赈米折价解到”，也不过饥民一月的口粮。虽然后来又追加了两万石赈米，但无疑还是杯水车薪。

尤其令李总督头痛的是，直隶北部地区的农村民居多是“土坯苇墙”，大水浸泡后土崩瓦解，“朔风早寒，僵毙待拯之苦，不堪设想”。又由于“津郡为九河下梢，洪流横溢，平地深至丈余，其四乡难民扶老携幼而来不可胜数”。一时间，天津城内灾民涌动，人满为患。

总之，用李总督写给皇太后和皇上御览的奏折里的话说就是：“本年顺（天）、保（定）、（天）津、河（间）等府霖雨成灾，河堤溃漫，居民荡析。情形极为困苦。”而在农业中国，饥民往往意味着乱民，而当乱民又变成流民时，问题就严重了。这些还都是眼前的急务，就算应付过去，如果不能及时把来年开春播种需要的种子粮分发下去，还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。而且，九月后虽然洪水减退，但“天津、河间低洼之处，积水尚二三尺”，朔风之下悉数结冰，导致冬麦无法种植，故而来年开春不仅要发放种子粮，还要继续发放赈济粮。

可是这又能怪谁呢？连续的内战和外战，导致“畿辅水利废弛已久，收拾为难。年年饥荒，非旱则涝”。最终酿成了同治十年“秋禾既颗粒无收，春麦又补种不及”的灾难性景象。刚上任未久的李鸿章在滂沱大雨中“坐此愁城”，“处民穷财尽之地”，虽自嘲“智力俱困”，“焦惶无措”，但仍要放手一搏。

曾老师的李学生

对李鸿章而言，在绝境中奋起一搏，早已不是第一次。

遥想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，席卷苏南浙北。至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，太平军名将李秀成统数十万之众，卷土而来，萧山、绍兴、宁波、诸暨、杭州，一路失陷。上海顿成孤岛。一时群情汹涌，东南大乱。

当是时，上海孤岛，三面环水，一面向敌。无援军，无退路，只有一群态度暧昧的洋人。形势如此危急，上海地方官因担心丧失上海的控制权，迟迟不愿向外省实力派求援。上海地方士绅和商团一看朝廷、洋人、地方官都靠不住，索性自己筹钱，直接去找手握实权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乞援。并郑重承诺，只要曾出兵上海，沪上商旅愿每月承担贵军十万两白银的军费。

对于正在闹钱荒的曾国藩而言，这真是天大的喜讯。但对于一贯用兵谨慎的曾国藩来说，这又是一次很大的挑战。经过反复权衡，他终于致信九弟曾国荃，望其能帅八千陆军、五千水师去守上海孤城。谁知荃帅眼中，不世奇功只有一件，那就是攻克太平军的“老巢”天京，其他都不足转移他的视线。

曾国藩没办法，只好另觅良将。想来想去，目光锁定在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身上。

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。在传统社会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脉机缘。

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年），旅居京师的李鸿章第一次见到了曾国藩，从此执弟子之礼，终生不改。

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曾国藩创湘军以对抗太平军。又五年，几经蹉跎的李鸿章入曾氏幕府，开始其半学生半幕僚的生涯。

曾国藩很看重李鸿章，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有些徇私。可是，历史还是证明了曾文正的独到眼光。

固然，这个年轻人有很多毛病，但一个真正的伯乐正善于透过一时的毛病，去发现千里马的本质与潜能。

李鸿章好睡懒觉，曾国藩就故意等幕僚到齐才吃早饭。结果群贤云集，唯李

合肥“披衣踉跄”后至。终于使小李一狠心，戒掉了睡懒觉的毛病。老师趁热打铁，又要求李同学早饭后陪他散步。一路给他讲修身，讲为人，讲平天下。既说古今中外，更鼓励他放眼世界，深研时务。时间长了，这早起散步竟成了李鸿章一生不倦的早课。

李鸿章又好吹牛，说狂话。曾国藩就故意安排他与“湘军才子”李元度议论军政大事，以挫其傲气，养其傲骨。

李鸿章又自恃才高，总以为普天下老师第一，学生第二。于是曾国藩便故意让他与“一代霸才”左宗棠共事，告诉他什么叫“两峰并峙，二水分流”。

如此数年，李学生终于由一个愣头愣脑的“合肥老母鸡”，变成了曾老师匣中一支急欲出鞘的绝世好剑。现在，正是用他的大好时机。

李鸿章也没有闪避。正是他，受师命于临危之际，带着募来的十三营淮上子弟，坐着从洋人那租来的火轮船，横穿敌境上千里，敌后登陆大上海。

李学生抵沪后，曾老师又以信函指示道：“阁下初当大任，宜学胡文忠五、六年初任鄂抚，左季翁初任浙抚规模，从学习战事，身先士卒下手，不宜从牢笼将领，敷衍浮文处下手……一年之内，阁下与各营官必须形影不离，卧薪尝胆，朝夕告诫，俾淮勇皆成劲旅，皆有声誉，目下可使合肥健儿慕义归正，将来可将淮勇以平捻而定中原。阁下若与各营离开，则淮勇万不能有成……愿阁下力为其难，自赴前敌。大难未平，吾辈当为餐冰茹檠之劳臣，不为肠肥脑满之达官也。”

那么，他带去的又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呢？

他们穿的衣服既有半旧的军装，也有自带的花棉袄；他们的武器，既有西洋枪炮，更不乏大刀长矛。

不过有一样是统一的。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没穿鞋。他们就这样光着脚丫子，拖着土布包袱，拉着手推车，一路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。阳光下，当地人看着稀奇；洋人却纳了闷：李鸿章来打仗，带这么多难民干吗？

当得知这些人就是大清国的堂堂正规军，就是此次会战大清国所能派出的所有军队时。人们惊讶了，绝望了，恐惧了，藐视了。

上海，完了。

可上海没完。

李鸿章说：“军贵能战，非徒饰观美。迨吾一试，笑未晚也。”

虹桥一战，十万太平军精锐，居然败给了他的三千团练兵。已经逃出的难民回来了，准备上船的洋人不上了。

当战场第三次被鲜血与残阳双重染红时，李鸿章甚至发起了大反攻。

一夜之间，上海城沸腾了。李鸿章的名字开始具有一种独特的魔力。对很多

人而言，那意味着一种力量，一种可以将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力量。这个传奇，不仅传遍了大清国，而且通过洋人的新闻纸，传到了海的彼岸。

蓦然回首，居然都已经是前朝的往事了。

李总督的奋起一搏

这一次，李学生的对手不再是战场上可见可触的敌人，而成了捉摸不透却又无所不在的大自然。要做的事情也不再是消灭生命，而是挽救生命，阻止天灾转变成人祸。这是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。面对这个工作，李鸿章使出了浑身解数。

李总督的浑身解数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 12 点：

一、设立筹赈局，强化救灾管理。

二、筹措应急款项。经与直隶布政使钱鼎铭协商，决定从地丁银中提取二十六万，军饷中提取十万两，同时再从下一年交往国库的京饷中预先截留五万两，共计四十一万两白银，先用于赈灾。

三、“派员携银分赴丰收之区”，设法购买粮食。

四、以米易粮。北方居民本不以米为主食，而且米价高、杂粮价低，故将南方援助的米折成银钱，再到直隶周边省区购买玉米等杂粮，这样就增加了赈济食物的总量。

五、请得圣旨，打击官私双方的遏余居奇行为。

所谓“余”就是入余法，“遏余”就是阻挠入余法的实施。所谓入余法，指的是“在丰收之年买入余粮存储起来，并在歉收之年以平价卖出，以保护农民免遭年度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冲击”。早在战国时代，魏国就采取了入余法，进入秦汉大一统时代后，入余法逐渐制度化，不仅在平时保障农民的收入，而且在灾年起到平衡不同地区农产品需要的效果。即由官府出资，到丰收地区大规模采购，然后免费发放给灾区民众，这样既实现了救灾，又保障了丰产区的粮食销售。具体到这次直隶水灾，李鸿章自然要依照入余的传统进行跨区粮食采购，但是一些地方官出于地方主义的动因，往往不希望自己辖区的粮食大量外流。此外，商人的囤积居奇，以及沿途税收机构的盘剥，同样遏制着入余法的推行。如山东德州的署理知州蒋树屏就冠冕堂皇地发来公文，称本州“民间存米无多，请禁止赴该处购办”。对此，李鸿章自然不会接受，根据他掌握的情况，德州当年收成“尚丰”，而且德州距离灾区如此之近，反而“漠视邻灾，强分畛域”，其他地区更有借口“藉词效尤”，结果就是“商贩必闻风裹足”，粮食“来源日乏”，本地“粮价

日昂”，最终导致灾区“民生日困”！故而李鸿章请得圣旨，严厉禁止此类遏余行为，同时豁免粮商的沿途关卡课税，并严厉禁止“地方官绅囤户遏余居奇”。其最终目的则在于：“远近商贾得以流通”，“灾区粮价不至骤长”，“亿万饥民同霑实惠”。

六、动员民间力量参与赈灾，辅助官府力量的不足。同时求助其他省区的援助，以补直隶自身救灾能力的缺陷。

其主要做法有：

1. 劝谕本地绅士富户“量力捐输，放馍助谷”。如天津城西门外延生馍社，施舍馒头百日，扣除份内的捐赈和官府的补助外，该馍社自行填补白银八千余两。又有长芦盐商杨俊元前后出资两万余两用于救灾，其中五千两用于初期“搭盖窝棚，安置难民，日施蒸馍”。灾民疏散后又出资安抚最后剩下的二千五百余名“老弱贫民”。

2. 吁请其他地区同僚及民间力量的援助。如在他恩师曾国藩的帮助下，以“淮盐加引筹捐”的方式得银二十万两。湖北布政使张建基因籍贯直隶，故而捐银二千两。又有两广总督瑞麟曾任直隶总督，“深悉（直隶）瘠苦情形”，可惜这年广东也遭遇水灾，民力、商力均感困乏，念及直隶“灾民待哺孔殷”，故本着不扰民的原则，瑞麟没有向民、商伸手，却带头发动辖区内官僚系统内部捐款，共计得银四万二千两援助直隶灾区，其中瑞麟个人捐款六千两。又有浙江补用道员史杰、前甘肃平庆泾道员方臻大劝导淮南商团“捐银两及棉衣折价合计至二十二万两之多”。

七、鉴于冬天即将到来，直隶本地棉衣严重不足，故而“商劝江浙绅商捐办棉衣”，解送天津散放，“以辅赈务之不逮”。

这一呼吁得到了江浙两湖地区三类人士的积极响应，他们分别是：

1. 在职官员。如刚被批准升迁为闽浙总督的江苏巡抚张之万因为原籍是直隶南皮，故而率先响应，“倡捐棉衣一千件”，又从自己的养廉钱中捐出白银五千两，并“飭淞沪厘捐局道员刘瑞芬办解一万三千件”。此外，湖南按察使涂宗瀛捐办棉衣四千件。两淮盐运使方濬颐劝募到用于购买棉衣的捐款白银二万两。苏松太道沈秉成捐办棉衣五千件。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等人在京城展开募捐活动，劝办棉衣、棉裤各七千件。

2. 去职及候补官员。如前任湖北盐道盛康捐办棉衣二万件。前任苏松太道吴煦捐办棉衣一万件。前江苏补用道员吴云劝办棉衣一万件。前记名运司金安清捐办棉衣四千件。前任天津道员周家勳捐办棉衣一千件。前甘肃平庆泾道员方臻大捐棉衣八千件。

3. 民间士绅。如江苏绅士潘曾玮劝办棉衣一万件，湖南绅士魏纶先捐办棉衣

两万余件。

4. 巨商大贾。如胡雪岩捐办棉衣一万件，后续捐五千件，并捐银一万两用于为灾民购买耕牛和种子粮。

八、雇、调轮船运输救灾物资。

所谓救兵如救火，救灾亦然，仅仅有了钱、粮、物资还不够，必须及时送到灾区才有实效。尤其对于像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农业大国，落后的交通、通讯手段置于广大的空间之上，常常导致意愿之外的动荡。很多次流民暴乱其实并非官府不想赈济，而是速度慢于形势，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，结果却是更大的灾难。这一次，李鸿章大胆采用轮船运输的方式，快捷地解决了运输难题，有效保障了救灾物资的及时运抵灾区。今天看来，这一招确是平常，对李鸿章个人而言，也不过是把他成名之战中的运兵手段转为救灾，可谓顺理成章。但在当年的大清国，轮船还是一种新事物，普通士大夫、民众或视为西洋的奇技淫巧，或惊为不可理解的怪物。别说同治十年，就算是九年之后，出使欧洲回国返乡的郭嵩焘，就因为风向不利，用了一艘轮船拖拽坐舟，居然引发湖南地方绅民一片惊乱，纷纷扬言要誓死阻止轮船进入省河。而此事在湖南早有先例，君不见，当曾国藩去世后，其子曾纪泽回乡守孝，因为“乘坐南京小轮船至长沙”，“官绅起而大哗，数年不息”。如此说来，李鸿章在同治十年敢于大胆使用轮船运输救灾，在当时的清国可谓有眼光、有胆量、有魄力。不仅如此，李鸿章更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，虽然目下火轮海运对大清意义不大，但“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、商情、财源、兵势开拓地步，我辈若不群议而为之，并世而生、后我而起者，岂复有此识力？”更让他不能容忍的是：“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？日本尚自有轮船六七十只，我独无之，成何局面？”于是，他组建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轮船运输公司：大清轮船招商局。这里的“招商”意指“股份制”。它表明，这个新组织，不仅在技术上是先进的，在体制与管理上同样是前卫的。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李鸿章的不同寻常。

九、安置入城难民。

李鸿章亲自“督率”官员和当地士绅“就城厢内外庙宇民房”暂时分批安置难民，同时“于城头四围搭盖蓆棚”，以供难民居住，并“日散馍、米以资糊口”。天津道丁寿昌等官员则“督率弁兵”维持秩序。同时派出“廉（洁）干（练）”的官员、士绅深入灾区，统计受灾情况，尤其注重先列出受灾最严重的居民，以优先救助。

十、灾后及时疏散难民。

九月后，灾区“水渐消退，村庄涸出”，李鸿章将灾民分类：一类雇为工人，纳入以工代赈的工程之中。一类“陆续遣归”原籍，并发放路费、口粮，同时承

诺村民回到居住地后就可以领到朝廷发放的赈灾钱粮。第三类为不愿离去也很难离去的五六千名“老弱孤独”，“悉令移住空屋，添搭棚厂”。“又于城外四关分设馍厂，四乡分设赈局”，灾民总数虽多，但“分而贍之，其势已散”。这样就避免了灾民聚众生乱，也缓解了物资发放的困难。

十一、续办春赈。

如前所述，因为低地积水问题导致难以播种，故而在为灾民筹集耕牛、耕具、种子粮的同时，李鸿章还进一步筹集春季赈粮。

十二、以工代赈。

这是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赈灾政策。当灾荒之时，无事可干且无饭可吃的劳动力充斥，这些人用于工程建设就是廉价劳动力，闲着白吃饭反而容易聚众滋事。而政府无论是单纯的赈济还是以工代赈，反正钱粮都要花。故而中国古代往往在救灾时以救灾钱粮转做工钱，动员这些闲散劳动力致力于公共工程的建设。具体到同治十年大水灾，李鸿章在灾后开列的代赈项目是：修筑河堤、城墙、桥梁、道路。

经过上述种种努力，同治十年来势凶猛的直隶大水灾终于没有转成惨烈的人祸。只不过，天拂人意，在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，新的水旱灾难又继续来袭，李鸿章也将持续在这个战线上奋战不已。回望当年，李总督所要应付的绝非只是区区救灾问题。单以同治十年这次救灾而论，他就要在救灾的同时，还要应付大清与法国之间的天津教案善后问题，大清与日本建交谈判问题，还要筹划直隶防务，开办新式工厂，指导淮军旧部在各个战场上转战，同时应付异常复杂的人际纠纷，回应保守势力对洋务新政的种种质疑。

看得见的事情已经够李鸿章忙活的了，可是，历史中最难应付的却是那些看不见的事情。

李合肥的幸与不幸

在今人看来，李鸿章可谓生不逢时。但若换一个视角，又未尝不是生逢其时。

“李鸿章生于乾隆大帝去世后二十四年、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前十九年，他早年所受教育和其他年轻学者并无重大不同。”但他却很快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一面（相对于八股时文，他更注重经世致用之学），并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曾国藩。

在大清国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，以往也有过不少，但几乎无不为时代的沉闷所埋没。李鸿章是幸运的，遇上了太平天国与西力东渐。但李鸿章又是不幸的，因为他走得太快，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。

在上海的孤军奋战，无疑对李的性格及日后的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但更重